

風風雨雨

張炎

周楞伽著

風

風

雨

雨

風
風

雨
雨

每冊實價國幣五角
外埠酌加郵費

著
作
者

周 楞 伽

發
行
者

微 波 出 版 社

代
售
處

全 國 各 大 書 店

初
版
本

—
—
一五〇〇冊

版權有所翻印必究

一九六三年九月初版

張燧石

一

陽歷十月下旬的天氣，不熱，也不大冷。

晚上九點半鐘的時候，一部黑牌汽車慌慌張張的開到了非常平靜的膠州路上，一家高大的洋房門前，汽車夫接連用手揪了幾下喇叭，「嗚嗚嗚——」但那兩扇黑漆鐵門仍舊緊騰騰的關着，沒有絲毫聲響。

「阿三，你先下去看看。」車廂裏一個蒼老的聲音，帶幾分命令意味的說。

汽車夫答應了一聲，從司機的座位上走下車去了。他先在門上槌了兩下，又喊了兩聲門，見沒人答應，這才伸手去揪了下門左水門汀石柱上的電鈴。

但這時車廂裏的人也都在陸續下車來了，當先是一位留着八字鬚鬚的中年紳士，和一位已有幾分龍鍾老態的太太後面緊跟着一對青年夫婦，都打扮得非常漂亮，穿着皮領外套和皮大衣，女的手裏攜着個短髮覆額面如圓月的小女孩，非常可愛，還有一個裹在襁褓裏的男小孩，則抱在一位奶孀嬌手裏。

車裏的人雖已走空了，車子却並不空，路燈的淡白光芒照在發着噴漆的光的車身上，隱約能照見裏面堆着的許多箱籠雜物。

這時，門裏也有人出來應接了。門兩邊石柱上的兩隻白瓷燈罩霍的一亮，鐵門上開了扇方形小洞門，從裏面伸出個人頭來，向那中年紳士臉上投了一瞥，笑嘻嘻的說了聲：『喔！原來是親家老爺。』連忙把那兩扇鐵門直洞洞的放了開來，讓那一行人進去，一壁回身到裏面去通報。

一行人却没有全進去，幾個女的站在門前，檢點箱籠物件，這樣那樣，鴉飛雀亂的吵上了好一陣子，直到所有東西都搬進門去了，才都慢吞吞的向着客廳走。客廳

裏却燈光雪亮，那中年紳士已很熱鬧的和屋主久談在一起，不過兩人的意見似乎有些相左，所以彼此不由得都紅了臉。

『笑話，這一定是謠言，現在時機還沒成熟，中×間那里就會開戰。』屋主人肯定地說，他的年紀和那中年紳士差不多，不過也許因為常常操心的緣故，鬢邊却已添上了星星白髮。

『謠言，也許有幾分是的，不過謠言常常會變成事實。現在的情形正和一二八以前一樣，誰都保不定會不出事。不瞞親翁說，兄弟也是給上次一·二八那會事嚇怕了，所以趁早跳出是非窩，其實也但願沒有什麼事情發生最好。』

屋主人微笑着搖搖頭，似乎不願意再說下去了，恰好一眼看見親家太太和自已女兒正在走進客廳來，連忙站起身來招呼。

『爸，我們先到裏邊看媽去，回頭再和你說話。』那打扮得非常漂亮的少婦說着，一壁彎下腰去，教手裏攜着的小女孩向屋主主人叫了聲：『舅公！』

屋主人笑嘻嘻的伸手到他外孫女兒的頰下去摸了一把，直到瞧着她們都走進後邊去了，才繼續坐下來，和對面的親翁攀談。這次談話換了個題目，不再談到謠言上去，聲音也較前低沉了許多。

「新近發生了一件於我們很有利益的事，親翁大概也已略有所聞了吧？」
「什麼事？」中年紳士慌忙問，言下頗透着關切的神氣。

「沒有別的，就是美國收買白銀那會事呀，現在銀價很貴，一磅現洋運了出去，至少有五六角錢利可收，這不是比做無論什麼生意都要好嗎？我們只要搬牠個兩三次，那一筆數目也就很可觀了。」

「好是很好，不過要是給海關上的人查了出來，那時儘難不着反而被把米，可就有些犯不着。」

「哈哈！親翁說出這話來，就見得是外行了。我們作這私運白銀的生意，並不要直接經過海關，只要把銀子交給在華外商銀行，向他們換取外幣就得了。要是直接運

出去，不等於送肉上鈎嗎？」

中年紳士的臉色不禁一動，他嚥了口涎沫，正待開口說話，却又被屋主攔住了。

『其實只要能夠瞞過海關上人的耳目，就是直接，也不難把銀子偷運出去。偷運的方法是先趁人不看見，悄悄的把銀包拋在淺水裏，半夜裏再叫人下去，一包包的撈摸起來，立刻開船。』

屋主人似乎動了談興，滔滔不絕的，口沫直濺到對面的中年紳士臉上去。中年紳士的臉色却是瞬息萬變，好容易等屋主人口裏的話稍告一段落，連忙換了一副懇求的神氣，把面孔湊近前去一些說：

『既然事情這樣有利，不知道親翁可否肯挈帶挈帶小弟？』

『那裏！那裏！大家都是親眷，何必客氣，說什麼挈帶不挈帶？不過現在市面上現銀很是缺少，只怕你一時兜不轉這許多來罷。』

『這個倒不難辦，多呢我不敢說，至少萬把塊錢是還移動得來的。』

『那麼，就這樣作準罷。等我有日子，就告訴你，你先把現銀彙齊在一處，到那時一切裝運等事體都讓我來和你代辦，包你萬無一失。』

『真正有勞親翁！』

『好說！近來寶號裏生意怎樣？該不致受謠言的影響罷？』

『唉！再也不要談起！』中年紳士的面孔本能地一紅，他搔搔頭，歎了一口氣說：『現在總算叨了政府協和外交的福，不至於再像從前那樣，常常要接到什麼鋤奸團的炸彈。不過兩國政府親善的呼聲雖然很高，兩國人民間私人的感情却似乎很壞，我那邊批進來的×貨，雖然盡量改頭換面，可是依舊攔着沒人過問。真是，近來我們同胞的眼力，也比較從前進步得多了！』

『我覺得你最大的缺點是太膽小謹慎，要知道一個人立身處世是非膽大不可的。像我，就全虧了膽大，雖然借大一份家業，都給江西的共產黨紅軍弄光了，然而

到底也還在上海另外創成功了這樣一番局面。」

「唔！這個，要是可能的話，我倒也很想跟親翁學習學習，哈哈！」

客廳裏的兩位親翁談得非常熱鬧，後面廂房裏的兩位親家太太也談得很起勁。

說話最多的是主人夏親家太太，她和對面的客人劉親家太太正是個絕好的對照，面孔生得圓嫩白淨，一些老態都沒有，和剛剛回來的大女兒秀雲坐在一起，不留心看過去，倒好像是一對姊妹。她的身體養得很胖，說話中間常常夾着許多江西土白。這時不知道是因為晚飯吃得太多還是太快，不住打着飽膈。

『呃！如今這年頭，日脚也真難過，嘸不一處——呃！乾淨地方有的地方發大水，有的地方又鬧兵鬧——呃！就是上海地方也勿太平，想想上回閩北地界死脫多少人——呃！真苦惱！現在倒說又要打仗了！阿彌陀佛！姻伯母——呃！是我說一句，這種年頭，我們大家也只好——呃！自顧自！』

「原是呀，別的倒還沒什麼，就是這三日兩頭要逃難，真叫人受不住。我們大概都是生成的逃難命，將來至少還要逃十七八次難。姻伯母，我總算活上一世了，如今上了些年紀，也不再貪圖什麼，倒很想直手直腳的躺下來，省得活在這世上零碎受罪。」

夏太太搖搖頭，接二連三的打了幾個呃，眼睛不時瞟到她身邊的大女兒身上去。

「呃！這話勿對俗話說：好死勿如惡——呃！活現在不過時勢亂一些，別的倒還不怎樣。譬如——呃！東西就比從前便宜許多，一年到頭都有大減價，還有——呃！一隻洋換銅板好換三千三百九，這也是從來沒有的。姻伯母，——呃！勿怕你見笑，我是省儉做人慣了，勿像她老子那樣，——呃！專門做什麼金子生意，公債生意，一個月都有幾萬幾十萬進出呢。」

劉太太「合罕」「合罕」的咳嗽了一陣子，咳出一口痰來，連忙挪動她那雙

小脚，走到痰盂跟前。正在這時候，夏太太忽然打了個很大很響的「呃」，劉太太吃了一驚，一口痰吐錯了位置，吐在痰盂旁邊的地上，她很不好意思的把腳踢去了，接口說道：

『到底還是你家好，做金子生意，是很容易發財的，不像我們那樣，販賣×貨，一塌括子也沒有幾文錢上門，倒落得一個罵名，給人家背地裏說什麼漢——漢奸。不瞞姻伯母說，我也勸過我們那老的幾次了，叫他換一換行當，他偏死活不肯，倒說現在他販賣×貨，將來××人可以保護他。好！你看罷！保護不知道在那裏，一家大小倒又都要逃難了。』

夏太太又打了一個呃，她似乎有些懊悔先前太口快，讓劉太太挑了眼去，連忙補過似的歎了口氣說：

『其實現在不論做什麼生意都是——呃！很難的！像我們這行飯，吃起來更加——呃！容易風浪交關大，一個勿小心就要——呃！白丟掉幾萬幾十萬。現在新法

時行一個名詞，叫什麼啊？——呃！對了！叫——不進去。（棄）我們就吃了這不進去的虧，她老子頂恨這不進去，說市面都是——呃！給這不進去弄壞了的。」

『不錯，真是什麼都壞在這不進去上！提起這不進去來，姻伯母，我就把牠恨得牙癢癢的。我們韶年找事做，找了約摸有半年多，許多地方都把現在不進去推托了，歸根結底，一處都不能夠進去。』

『怎麼你們姑爺還沒找到事做嗎？』夏太太皺皺眉，很快的瞟了身旁的大女兒一眼，彷彿覺得她受了莫大的委屈似的，大大的打了一個呃。

『正是呀，這都是吃了不進去的虧！其實孩子也不爭氣，他爸叫他就在店裏相幫着做做事，守候個時來運轉也罷了，他偏好吃懶做的，提不起精神來。新近又不知在那裏學會了跳舞，天天都要跳到半夜三更才回家，姻伯母，我也老了，管不了他這許多，只好都由着他去。』

夏太太搖搖頭，眼睛老母雞似的在她女兒身上雲了幾雲，瞧着坐在她身邊的

大小姐秀雯低垂粉頸珠淚快要奪眶而出的模樣，不禁發生了很深的憐惜心思，圓嫩白淨的臉上一陣青一陣紅的，剛要對劉太太發作，却被一陣很厲害的飽膈打得她說不出話來。她只好變計去捏她外孫女兒的小手，一壁對侍立一旁的傭婦說：

『張媽，你到二小姐房裏去看看，——呃！昨天先施公司買回來的沙利文蛋糕還有沒有剩，拿點來給外孫小姐吃吃。』

張媽答應了一聲，回身走出房去了，剛剛走到房門口，恰好和外面進來的一個人撞了滿懷，她不由得怪聲怪氣的叫了起來。

『喔唷唷！姑爺，對勿起！沒有撞痛那裏罷？』

進來的正是劉太太的兒子韶年，他滿面春風的衝夏太太叫了一聲，便笑嘻嘻的卸下皮領外套，走到自己妻子身邊去。可是秀雯小姐不等他走近來，突然一把推開膝前的小女兒，氣憤憤的跑出房去了。

『呃！秀雯，你到那裏去？』夏太太隔了許久才喊，一壁又趕緊打呃。

沒有回答，大小姐秀雲已經去得遠了，她的腳跡走的是張媽的舊路，沒多大工夫，便已走到了一間亮着五十支光電燈泡的廂房門前。那裏面，張媽正和坐在案前溫習夜課的二小姐秀瑛說着話。

『二小姐，太太叫我來拿昨天先施公司買回來的沙利文蛋糕給外孫小姐吃。

』在牀邊旁的茶几上，你自己去拿好了。』二小姐聲色不動的，依舊埋頭溫習着她的功課。

大小姐早已不聲不響的站在張媽背後，這時便挺身出來，笑盈盈的說了聲：

『二妹，你好用功！』

二小姐抬頭看了他姊姊一眼，滿不當一回事的，只冷冷地說：

『大姊，你來了。』

這使大小姐很有些氣惱，她勉強忍耐着，低下頭去看她妹妹桌上的書。桌上攤

開了一本「看護學」旁邊還擺着本「戰時救護常識」

『奇怪！二妹，你怎麼學起這些東西來了？』大小姐皺皺眉，鼻樑上的筋肉接連縮了幾縮。

『怎麼說，這些東西難道學不得嗎？』二小姐倒被她姊姊那模樣引得詫異起來，呆呆的望着她。

大小姐搖搖頭，她像很明白她妹妹的心理似的，顯得頗爲關切的樣子說：

『二妹，我曉得你是想在將來做個醫生或者助產士，這打算本來也不錯，不過現在女人學這一門的太多，前途也未必會有什麼出息。』

她原以爲這話很足以打動她妹妹，誰知二小姐却忽然狂笑了起來。

『哈哈！你猜我將來想做個醫生或者助產士嗎？大姊，你完全錯了！我就沒有你那種功利主義的怪想頭。老實告訴你，我學習這門功課，實在是爲了將來和××開戰時，可以有一些準備呢。』

了。

『和××開戰，你有這個把握？』大小姐冷冷的說，她覺得她妹妹又在發神經了。

『怎麼沒有把握？現在我們民衆，除了漢奸賣國賊以外，那一個不要戰，只要政府一朝下令，我們立刻可以全體動員。』二小姐說過了這話，便低下頭去，繼續看她的書，好像忘記她旁邊站着個姊姊似的。

大小姐自覺站在這裏很沒趣，滿心想走開，又因為剛才賭氣跑了出來，不願意就回去，只好勉強搭訕着說：

『你不要再這樣白耽心事了，天塌下來自有長人去頂，要你小孩子家管些什麼。我勸你還是過一天算一天，趁自己還在年青時候，快快活活的尋歡作樂一下子罷。』

這話說出了不打緊，二小姐猛的推開椅子，立起身來，圓睜着眼，衝她姊姊說：

『大姊，你這是什麼話？你要尋歡作樂儘管尋歡作樂去，請不要到我房裏來。我